

离别的火焰

〔日〕藤原伊织

黄悦生

译 著

名残り火

爱恨、生死都只在一念之间
情到深处，是不悔的牺牲；恨到极致，是无尽的疯狂

离别的火焰

巨藤原伊织

黄悦生

译 著

名残り火



NAGORIBI Tenohira no Yami 2 by FUJIWARA Iori

Copyright © FUJIWARA Machiko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FUJIWARA Iori,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4-0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离别的火焰 / (日) 藤原伊织著 ; 黄悦生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14-11255-2

I. ①离… II. ①藤…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9938号

书 名 离别的火焰

著 者	藤原伊织
译 者	黄悦生
责 任 编 辑	刘 焱
装 帧 设 计	荆棘设计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255-2
定 价	29.8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名	—
残	—
り	—
离别的火焰	—
焰	—

1

记得当时我还吹着口哨，为什么吹这首曲子我也记得。这曲子是 Otis Redding 的 *Sitting on the Dock of the Bay*。（去探望一个险些丢了性命的伤者，半路上哼这首歌是否合适，我倒没考虑过，但这旋律却那样自然地 从嘴边流淌了出来。我想，大概是因为昨晚这首歌曾在我耳边一直响着的缘故吧。）

此时，正是下班的时间，路上行人开始多了起来。眼下还是需要穿大衣的季节，尤其是一到傍晚，寒风袭人，只有新宿街那高楼上空的晚霞能给人带来一丝暖意。可我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我对看夕阳感到厌恶……”这一句好像出自 Otis Redding 的另一首歌？不对，也许是其他歌手的——我一走，一边茫然地想着。

出了四谷车站，再往前走一会儿，来到四谷三条街的十字路口，雄

伟的东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坐落在旁边。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我停下吹口哨，心里有种不祥之感——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按下通话键，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您是堀江……堀江雅之先生吗？”

“是的。”

“柿岛隆志先生刚刚去世了。奈穗子夫人让我转告您……”

我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待回过神来时，我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穿过十字路口，一路奔跑着冲进了医院大门。一出电梯，我就沿着医院走廊飞奔起来。经过一个护士身边时，她好像对我说了句不能跑什么的，我也没搭理她。

就算转移到重症治疗室抢救，现在应该也送回原来的病房了吧——我正想着，忽然眼前的景象一下清晰起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那扇近日来过好几次的病房门前。

我调整好呼吸，没敲门，慢慢推门进去。

病房里有好几个人。两名医生，三名护士，还有一个穿着深蓝色套装的女人——她就是柿岛的夫人。她回头看了看，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向我点了点头。

我走近病床，她还是一言不发。我也没有开口。她不动声色地往边上挪了几步，接着轻轻伸手示意我上前。她把病床床头边的位置让了出来。于是我走上前去。

柿岛看上去像在沉睡，仿佛进入了恬静的梦乡，甚至显得比平时多了几分稚气。我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他的脸。我没有双手合十，似乎也没有握拳头。不知过了多久，我抬起头时，听见柿岛夫人喃喃地说：“您辛苦了。”

“病情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我总算挤出一句话来，却觉得那并不像自己的声音。

“今天早上。”有个年老的医生从旁插话道，“病人腹膜炎并发症发作，我们赶紧给他动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虽然受了重伤，但估计过几个星期就会康复的。这明明是你们前天才说的呀。”

“腹膜炎恶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吧。这点我没说过吗？也就是说，从结果来看，这次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引起病情恶化的原因嘛，正如大家所知，是内脏损伤，特别是肝脏外伤最要命。”

这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记不起来了。两天前，我还缠着他追问过柿岛的病情。他说话很客气，大概是怕被人投诉医疗事故吧。即便如此，“病人、病人”地挂在嘴边，也实在是……他们无论对谁，无论对何种原因住院的人，都一律这样称呼的么？柿岛难道不是这起残忍凶案的被害人么？

正暗自思忖，忽然传来开门声，同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正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声音。

“松本大夫，警察说马上就过来。”

那医生点了点头，看着柿岛夫人说：“实在抱歉。警察到时可能也会找您的，不过我还是先跟您说一下。您丈夫的遗体将会送去进行司法解剖。司法解剖有时候会指定由一些大学的附属医院承担，我们东阳医大就是其中之一。”

这番话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真奇怪。想起来了，我和柿岛曾经聊过类似的话题。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从那以后，就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盯着医生的脸：“您的意思是说——直接在医院这边解剖比较省

事，可以提高效率，是吗？”

“堀江先生！”旁边有人喊了我一声，像是在责备我。

于是我没再继续说下去，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又把视线落在柿岛脸上。他看上去仿佛睡得特别恬静，只是，他再也不会醒过来了。我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这时我才注意到，本来插在他胸口上的那几根导管和输液管已经被拔掉，散乱地搁在一边。我抬头看看四周，病床周围还摆放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医疗器械。

我和柿岛夫人对视了一眼，她那沉静的目光让人琢磨不透。然后，我又发现，周围的人都正注视着我。那医生一个劲儿地眨巴着躲在眼镜后面的双眼，说道：“提高效率嘛，有时候能减轻死者家属的悲痛，您不这么认为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他说话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丝疲惫，使我冷静下来——这位医生抢救了这么长时间，应该也很累了。

“抱歉。”我说道，“刚才我头脑有点儿乱，请原谅。我还是先到外面去待一会儿吧。”

说完我就推开门出去了。穿过静悄悄的走廊，我走到对面的窗户前。透过朦胧的玻璃，可以看见天边那绚丽的晚霞。我转过身来，双手插进裤兜里，背靠窗户看着那间病房。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我眼前除了病房的那扇门之外，空无一物。据我所知，来过病房探望的，除了我，就只有警察了，因为柿岛夫人几乎谢绝了所有人的来访。我就那么一直呆站着看着那扇门。活着的人，却什么也做不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废物。

不久，病房门开了，有个护士走了出来，就是刚才告诉医生说警察马上过来的那个护士。她向我轻轻点了一下头，正要离开，就被我

叫住了。

她面露疑惑之色，长着一张圆脸，身材高挑，病人见到这种类型的护士也许会比较放心。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六岁，别在白色护士服胸前的名字牌上写着“大林”二字。

“今天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你吧？”

她轻轻点了一下头，说：“是的，奈穗子夫人之前交给我一张纸条，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就打这个电话告诉这个人。”

“那我应该谢谢你呀。这已经超出你的工作范围了吧。还有，你刚才直呼其名说‘奈穗子夫人’。才没几天，就跟她这么熟了？”

“柿岛先生住院才三天。”她还是那副疑惑的神情，说道，“您想想看，要是我把他的夫人也称作‘柿岛’的话，那就分不清说的是谁了。所以我一般都喊她夫人，不过她人很随和，让我直接叫她名字奈穗子就好。奈穗子夫人这么年轻，不过，听说她已经是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啦。可把我吓了一跳呢。”

“可是，你们对病人应该一视同仁的吧？”

“这倒也是……”

虽然我三天前才第一次见到柿岛夫人，但凭感觉大致能想象出来——除了工作时间，其他任何场合她都不会随便拿副总经理的身份来给人看。对于我这种在职场混过多年的老手来说，凭着短暂的接触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对了。”我问道，“刚才你对医生说警察马上就到——他们怎么现在才来呢，我早就接到你电话了呀。”

她吐了吐舌头：“我故意拖了十分钟才通知警察的。唉，这么惨，我想留点儿时间给奈穗子夫人和他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幸亏今天护士长休息，不然我又得挨批啦。”

我冲她笑道：“你是个好护士。要是我来这里住院，你愿意照顾我吗？”

她也微笑着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谁住院还要指定护士的。不过，住院这种事，还是少想为妙吧。另外，按规定，我们通常是几个护士轮流照看一位病人。堀江先生，您是柿岛先生的朋友吗？”

“是老朋友了。”我说。

她的微笑从脸上消失了，似乎想说什么，又顿了顿说道：“夫人还让我联系其他人呢，先告辞了。”说完，她稍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才意识到，刚才和她聊天时我竟然笑了，这还是今天头一次笑呢。

这时，门又打开，刚才病房里的人全都出来了，只有柿岛夫人还留在房里，大概就是那护士所说的“两人最后的告别”吧。我一直不知道医院会有如此周到的安排，真是白活一大把年纪了。我见过人死去，但不是在病房里。那至少算得上是惊心动魄吧，谁能够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一位黑社会老大葬身于火海而无动于衷呢？更何况，当时我还只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看来，那护士特意安排的“告别时刻”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他们沿着走廊过来了。虽然身穿西装，但谁都能一眼看出来，他们是警察。

他们今天来了两个人。

我认识他俩，他俩也认识我。三天前，柿岛被送进医院的当晚，我就赶过来了，所以有幸被他俩盘问了许多问题。第二天，他俩还跑到我事务所去，确认笔录内容。不过，我一点儿都不嫌麻烦，也不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我对这事很上心，甚至想主动请求他们调查似的。

这对搭档照例是一个年长，一个年轻。第一次见面时给过名片，所以我知道他俩的头衔。年长的那一位看上去要比我大好几岁，他名叫关根新吉，任警部补^①。年轻的那位约莫三十岁左右，名叫砂子修平，任巡查部长。他俩都是四谷西署刑事课搜查一分队的刑警。我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家身上都穿着廉价的西装。

两人来到近旁，不约而同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向医生那边走过去。

砂子对医生说：“我们收到消息，听说被害人死了。”

我不由自主地从旁插了一句：“喂，这位年轻的警官，懂不懂常识呀，我来教教你吧！”

砂子皱起眉头看我。我也盯着他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既然被害人的亲属朋友在场，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死了’，而要用‘去世’或

① 警部补：日本的警衔之一。按日本的警察等级制度，从低到高依次为：巡查—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

者‘逝世’之类的词——这好像是基本的礼貌吧。”

他气得满脸通红，正要发作，被一旁的关根拉住了。

“堀江先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是职业习惯，我们只是在谈论工作上的事情，希望你能理解。当然，我承认这么说确实有点儿考虑不周。”关根似乎是想打住这个话题，对我说完，就转向医生，接着刚才砂子的话说道，“稍后会有正式的文件下来。”

医生点点头：“解剖方面的安排，我已经联系好相关的医疗部门了。”

“麻烦您了。柿岛先生的太太呢？”关根问道。

医生看了一眼病房。关根顺着他的视线，准备走进病房去。就在我要开口制止的时候，他忽然停住脚步，看了看手表，小声说道：“过五分钟再进去吧。”

我松了一口气。有的人自然而然就能做到为别人着想，有的人却一辈子也学不会。也许后一种人更常见吧。所以我实在没想到，一个正在工作中的警务人员竟然也如此富有人情味。

关根走到我旁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忽然又醒悟过来似的把烟塞回了衣袋。然后百无聊赖地小声嘀咕道：“这世道，规矩真多呀。像我这种老烟鬼是越来越不招人待见啦。”

我说：“医院不是最早强制禁烟的公共场所之一吗？”

关根苦笑道：“你说的也是。堀江先生，你不抽烟吗？”

“你去过我事务所吧。”

“噢，对呀。连个烟灰缸都没有，真要命。那抽烟的客户到你事务所去，不就很不方便咯？”

“现在经济不景气呀。你去过我事务所，应该很清楚，平时很少客人的。而且，我的公司连个文员都没有，偶尔有顾客找上门来，那多半

也是脑子进水了。”

“这样呀。”关根说道，听起来像是在附和。

我们停下话来。我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戒烟，其实是听从了柿岛的劝告。那时还年轻，我们俩在同一家饮料公司当业务员，并肩奋战。柿岛曾劝我说：“现在，反对抽烟是大势所趋，而且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可以预测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和我们谈生意。你最好要下决心把烟戒掉。作为饮料公司的业务员，最起码需要有一种注重健康的姿态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戒烟了。而发展趋势也正如柿岛预测的那样。他有此远见，大概与他曾经被公司派去纽约留学的背景有关系。不过，当初我们并肩战斗过的那家大庆饮料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至少公司名称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是受发展潮流的冲击吧，我们那家公司被其他企业收购合并了，曾经的名字自然也就消失了。

我瞥了一眼病房门，问关根：“解剖又不用你们自己动手，那你们找柿岛的太太干什么呢？”

“这个案子牵涉到很多问题，够烦人的。为了慎重起见，需要先跟被害人的太太说清楚。这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啊。”

“案子多少有点儿进展了？”

“但愿如此吧。”关根小声嘀咕道，“至少有一点是要告诉家属的——案件性质变了。”

“从‘抢劫伤人’变成‘抢劫致死’或‘抢劫杀人’了？”

“是的。”关根扬了扬眉毛，说道，“首先会成立搜查本部吧。然后总部那边会派其他同事接手这个案子。所以，新接手的警察又要来找柿岛太太，重复讯问很多相同的问题。唉，确实很麻烦，还是应该先跟她说一下为好。”

据说，他们有时会把自己顶头的中央警视厅称作“总部”。

“你们工作挺认真的嘛。警察也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还真没想到呢。”我嘟囔了一句，话里并无嘲讽之意。

“唉，这么做常常是好心没好报呀。”

“关根长官，五分钟到了。”

循声望去，那个年轻的刑警砂子正站在旁边。我这才留意到，原来他刚才一直在听我们谈话。

关根看看手表，点了点头，接着用眼光询问周围其他人。医生和护士们觉得时机差不多，都开始行动起来了。待那群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走进病房，两位刑警也紧随其后跟着进去。只有我没动，仍然靠在窗户上。

关根回头问道：“你不进去吗？”

“这里没我什么事了，我这就回去。”

关根略想了一下，说：“那我过几天再找你吧。”

“上次见面时，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

“没关系，我只是想和你继续聊聊天。你就当跟朋友一起喝茶闲聊好了，如果不介意对方是我这个糟老头子的话。”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关根的脸。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还欠他一个人情——刚才那五分钟的人情。

“那好吧，随时奉陪。时间我有的是。”

听我这么一说，关根顿时喜形于色，也不管这是什么场合。“说不定我明天就过去找你哟。”说完，他就走进病房去了。

他们全都进了病房，只有我还在原处没动。关根说的话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我马上想到了原因——这三天以来，我已经被警察讯问过两次了。

之后，我就呆呆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想，任时间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渐渐恢复到接近平时的状态了。当然，没有柿岛的日子不可能和从前完全一样，但感觉有一部分已回归原来的生活中——我，还是原来那个平凡的中年男人。

我向窗外望去。玻璃因为室内外温差而变得朦胧不清，透过玻璃，我看见满天红霞正渐渐失去光彩，夜幕开始笼罩下来。终于，我迈开了脚步。

在走廊上信步而行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双手正揣在裤兜里。曾经，柿岛也提醒我要改掉这个习惯，他说双手揣裤兜里可能会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觉得你过于随便，干我们这一行的，要是给人留下这种印象，那可就完啦……这是我刚跳槽到那家公司后第一次受到同事的提醒。我之所以养成手插裤兜的习惯，是因为父亲死的时候我的手被烧伤了，有一大块伤疤。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听从了柿岛的话，之后作为业务员在饮料公司里干了好长一段时间。多亏了柿岛提醒才改掉的恶习，可是现在又旧态复萌了。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又变回老样子的，能确定的是，这是在我响应公司裁员而辞职之后的事。

我边走边想，忽然看见前面有三个男人走过来。他们几个的行头可比我和刚才那两个刑警要像样多了。他们都把外套夹在腋下，表情显得很严肃。

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刚才，那位名叫大林的护士所说的“联系其他人”，应该就是指他们了。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我这几天曾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见到过。当时，我听到一两句他和柿岛夫人的谈话，似乎是工作上的事，这未免让人觉得不合时宜。我没跟他说过话。不过，他们是些什么人，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柿岛夫人在汉普顿证券公司日本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她这几

名下属一听到柿岛去世的消息就立马赶到医院来的吧。

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就从我身旁走过去了。但他们的到来却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定心丸的效果，让我多了几分安心感。至少，葬礼方面的安排是不用我操心了。虽说他们是外资公司，但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下属，岂有不来帮忙处理杂务之理？

3

我来到四谷三条街车站，坐上了丸之内地铁线。

最近我常在街头徘徊到深夜。今晚，我不想再继续了，不想再被警察盘问。柿岛遇难的案发现场周围是警察巡逻的重点区域。

我在新宿换乘山手线，坐往五反田站。到五反田，转乘JR电车^①，再坐一站就到了，我的蜗居和事务所都在那里。

地铁和电车里都拥挤不堪。曾经，我也过了二十年上班族的日子，不算短了。但今天再次体验到久违的下班高峰期的拥挤，竟很难适应车厢内的环境。大概是因为最近很少和别人有肢体上的接触吧。

周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别人的胳膊肘或挎包不时碰到我肚子，一会儿又有折叠着的报纸尖角从我脸颊边划过。乘客们身上穿着臃肿的外套，使车厢显得更加拥挤。旁边不时有乘客斜靠过来，使我身体几乎失去重心——我已经忘掉如何四两拨千斤地卸掉这种压力了。不

① 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apan Railways的简称。